

哲学思想录^[1]

谁读这个？

—— 柏尔修讽刺诗第一首第二行

我写到上帝；我不打算有多少读者，而只切望有几个人赞成。如果这些‘思想’使任何人都不喜欢，它们就只能是坏的；可是如果它们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就认为它们是可憎的了。

—

人们无穷无尽地痛斥情感；人们把人的一

[1] 本文根据阿赛札所编的《狄德罗全集》巴黎伽尔尼耶兄弟出版社 1875 年法文版第 1 卷译出。

切痛苦都归罪于情感，而忘记了情感也是他的一切快乐的源泉。因此，情感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一种既不能说得太好也不能说得太坏的因素。但使我感到不平的是人们总是从坏的方面来看情感。如果有人说了一句话对理性的敌人有利，人们就以为伤害了理性了；可是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情感，则所有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美术就回到幼稚状态，道德也就式微了。



情感淡泊使人平庸。如果当问题在于保卫祖国的时候，我去抵抗敌人，我就只是一个通常的公民。如果一位朋友的死亡使我眼看着他的死亡，我的友谊就只是一种瞻前顾后的友谊。生命对我如果比情妇更宝贵，我就只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情人。



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一勉强就消灭了自然的伟大和力量。你看这棵树，多靠它的枝叶茂密，你才得到它的清凉宽广的浓荫：你可以一直享受到冬天来到，雕尽它的绿叶。当

迷信完成了使气质衰老的工作时，诗歌、绘画、音乐中就再没有出色之处了。

四

会有人对我说，那么有强烈的情感倒是一种幸福了。是的，如果一切情感都和谐一致，当然是这样的。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充分的和谐，而又不顾虑凌乱。如果希望为恐惧所制约，好体面为爱生命所制约，贪图快乐为关心健康所制约，你就既看不到放荡的人，也看不到冒失鬼，也看不到懦夫了。

五

有意摧残情感，是绝顶的蠢事。一个像疯子一样折磨自己的虔信者，打算什么也不向往，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感受，如果真做到这样的话，结果将变成一个真正的怪物完事，这才是好打算！

六

一种品质，在一个人身上成为我尊重的对象，能不能在另一个人身上成为我轻视的对象呢？当然不能。不以我的一时之见为转移的真理，应该是我的判断的准则：我决不会把我在

那个人身上当作一种德性景仰的品质看成这个人身上的一种罪恶。我会不会认为，虽则自然与宗教应该一视同仁地管理一切的人，却只有某些人可以作出完美无疵的行为呢？更加不会；他们这种专有的特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如果巴柯谟^[1]和人类断绝交往而把自己埋在孤独之中是对的，就不能禁止我模仿他：我一模仿他，就应当算是和他一样有道德的；我看不出为什么成百的别人就不能有同我一样的权利。可是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多么奇怪的景象：整个省分的人，因为害怕社会的危险，就散居在森林之中；居民们都为了修成圣者而过着野兽一样的生活；在各种社会情爱的废墟上竖起了千百根圆柱；出现了一个柱居人^[2]的新民族，为宗教而剥夺了自己的自然感情，不再做人而装成塑像，以便做真正的基督徒。

七

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叫喊！什么样的

[1] 巴柯谟：4世纪初时隐修士清规的创立者。——译者注

[2] 柱居人即住在圆柱上的人。古时有些隐修士，为了与世隔绝，就独自住在一根圆柱顶上修行。——译者注

呻吟叹息啊！是谁把这些痛哭流涕的死尸都关在这些牢狱中的呢？这些不幸的人都犯了什么罪呢？有一些用石块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另外一些用铁爪子撕裂着自己的身体；大家眼睛里都有着悔恨、痛苦和死亡的神情。是谁罚他们受这些苦的呢？……是他们触犯了上帝……那么这上帝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位充满了善心的上帝……——一位充满了善心的上帝竟会欢喜把自己浸在眼泪里！这些恐怖不会伤害他的仁慈吗？如果有些罪犯必须使一个暴君的狂怒平息，他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呢？

八

有一些人，不应当说他们敬畏上帝，但是很可以说他们是害怕上帝的。

九

就人们为我描绘出的最高实体的形象看来，就他易怒的倾向看来，就他报复的严酷看来，就表示他任其覆灭与肯加救援的人数比例的某些比较看来，最正直的人是会倾向于愿他不存在的。如果人能得到相当的保证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会相当平静的：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从

不曾使任何人感觉恐怖，但是认为有一个像人们为我描绘的那样的上帝存在的那种思想则大为不然。

十

不应该把上帝想像得太好，也不应该把他想像得太坏。公道存在于过分的仁慈与残酷之间，有限的受罪也同样存在于免罪与永恒的受罪之间。

十一

我知道，对那些迷信的阴暗观念，一般是赞成的多而遵从的少；有一些信徒就并不认为要热爱上帝就必须痛恨自己，要虔信宗教就必须在绝望中过活：他们的虔信是愉快的，他们的智慧是非常有人性的；可是俯伏在同一祭台脚下的人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上的差别，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难道虔诚也遵从这该死的气质的法则吗？啊！怎么能否认气质呢？气质在一些信徒身上的影响只是表现得太明显了。他照着他的心情，或者看到一个爱报复的上帝，或者看到一个慈悲的上帝，或者看到地狱，或者看到敞开的天堂；他或者怕得发抖，或者燃烧着爱，这是一种大冷大热的冷热病。

十二

是的，我是主张迷信比无神论对上帝更有害的。普鲁泰克说：“我宁愿人们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普鲁泰克存在过，也不愿人们认为普鲁泰克是不公正的，易怒的，反复无常的，妒忌的，爱报复的，并且是那样使人不快的。”

十三

只有自然神论者可以和无神论者对抗。迷信者是无能为力的。他的上帝只是一个想像的东西。除了关于物质的困难之外，他还要碰到由他的概念的错误而产生的一切困难。对一个万尼尼来说，一个柯某，一个莎某，将比世界上所有的尼古拉们和巴斯噶们更麻烦一千倍。^[1]

[1] 万尼尼 1585—1619)：意大利无神论哲学家，以“无神论罪”于1619年被烧死。此处的柯某和莎某系指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柯特华兹和莎夫兹柏利。尼古拉(1625或1628—1695)：道德家及神学家，有名的《道德论》的作者。巴斯噶(1623—1662)：有名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为基督教作辩护的“思想录”。——译者注

十四

巴斯噶有正确之处，但是他胆小而且轻信。他是有才华的作家和深刻的理论家，如果不是天意把他交给了那些由于自己的怨毒而牺牲了他的才能的人，他一定可以阐明这个宇宙。如果他能让当时的神学家们去负责解决他们的争端，如果他能充分利用他从上帝得来的智能，献身于追求真理，毫无保留并且不怕冒犯上帝，尤其是如果他能拒绝认那些其实不配做他学生的人做老师，那该多好！天才的拉·莫德说拉·丰丹的话，也很可以用在巴斯噶身上：认为亚尔诺、德·沙西和尼古拉比他好些，是相当愚蠢的。

十五

“我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世界的永恒性并不比一个心灵的永恒性更不合适。因为我不能设想，运动虽然这样好地具有着守恒的品性，却如何产生出宇宙来，而为了要解除这一困难，就来假设一个我更不能设想的东西的存在，这是可笑的；如果物理世界范围内所表现出的那些奇事显得有某种智慧，那么在道德世界范围内统治着的无

秩序就把全部的天意化为乌有了。我告诉你，如果一切都是一个上帝的作品，那么一切就都应该是不能更好的：因为如果一切不是不能更好的，那就是上帝无能或有恶意了。那么，我对他的存在不甚明了，也就是最好的了：既是这样，我又要你们这些启迪干什么呢？如果也同样证明了整个的恶也不失为一种善的源泉；证明了布利丹尼古斯这个最好的王子死了是好的，而尼隆这个最坏的人统治国家也是好的^[1]；那么怎么样可以证明不用同样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容许罪恶以便显示德性的光芒，这样只有一点很不足道的好处，而弊病却是很实在的。”无神论者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反驳；你们将如何回答呢？……“因为我是个大罪人，因为我如果丝毫没有要畏惧上帝的地方，我就不会打击他的存在。”这话让夸夸其谈的人去说吧：这话可能触犯真理；礼貌也不容这样说，并且这话显得缺乏仁爱。因为一个人犯了不信上帝的错误，难道我们就有理由伤害他吗？只有当缺乏证明的时候，才求援于谰骂。在两个辩论者中间，

[1] 布利丹尼古斯是罗马皇帝格老地的儿子，尼隆是格老地的养子，继他的位作罗马皇帝。布利丹尼古斯是被尼隆毒死的。——译者注

要是一百人都打赌说某一个人错了，那个可能错了的人也会动怒的。曼尼普^[1]曾对尤比德说：“你不回答而大发雷霆，那么你是错了吗？”

十六

有一天有人问一个人是否有过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回答道：你相信有过真正的基督徒吗？

十七

全部形而上学的胡扯，都抵不过一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证。要服人，有时只要唤醒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感觉就行了。有人就曾用一根棍子，为庇罗派的人证明他否认自己的存在是错了。加尔都士^[2]手里拿着手枪，就可以给霍布士一个同样的教训：“不拿钱来就拿命来；这里只有咱们俩，我比你强，咱们之间不是什么公道问题。”

十八

无神论所受到的巨大打击，并不是出于形

[1] 曼尼普：希腊哲学家，纪元前3世纪时人，犬儒派。

——译者注

[2] 加尔都士：18世纪时法国著名的盗魁。——译者注

而上学者之手的。要动摇唯物主义，马尔布朗士和笛卡儿的那些卓越的沉思，还不如马尔丕基^[1]的一个观察适当。如果说唯物主义这一危险的假设在我们今天已经摇摇欲坠，荣誉是应该属于实验物理学的。只是在牛顿、穆申勃洛克^[2]、哈特措克^[3]和纽文蒂特^[4]的作品中，人们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和悬摆。

十九

本体论的那些精细推论，至多只是使人成为怀疑论者；只有对自然的认识，才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然神论者。单单细菌的发现就消解了对无神论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驳。不管运动是物质的本性，还是物质的偶然性质，我现在已深信它的结果最后在于发展：一切的观察都向我

[1] 马尔丕基(1628—1694)：杰出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译者注

[2] 穆申勃洛克(1602—1761)：荷兰数学家。——译者注

[3] 哈特措克(1656—1725)：荷兰哲学家和光学家。——译者注

[4] 纽文蒂特(1654—1718)：荷兰数学家。——译者注

指明 单单腐烂是不会产生任何有机物的 我可以承认，最卑微的昆虫的机构是和人的机构一样奇异的，我也不怕人们由此推论说分子的一种内部活动既然能产生昆虫，似乎也就产生了人。如果有一位无神论者在 200 年前提出一个看法，认为也许有一天会看到一些人完全成形地从地心中冒出来，就像我们看到一群虫子从一块发臭的肉中孵化出来一样，我倒很想知道一个形而上学者是如何回答他的。^[1]

二十

我曾试用经院学派的烦琐推论去反对一个无神论者，结果是徒然；他甚至就从这些推论的弱点中取得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驳理由。他说：“人们已为我把许许多多无用的真理证明得无可争辩了；但上帝的存在，道德上的善和恶的实在性，灵魂的不死，在我还依旧是问题。怎么！让我弄清楚这些题目，比起让我相信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直角来，难道不重要些吗？”当他以巧妙的雄辩家的神气让我一口

[1] 这里狄德罗是指勒地关于昆虫的生殖的实验，正如前一条中的意思一样，他在这里是想谈由于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两种奇异的仪器的发明而获得的那些发现。——《狄德罗全集》编者原注

一口慢慢喝尽了这一杯思想的苦酒时，我又提出一个问题，重掀起这场战斗，这个问题在一个正踌躇满志于最初胜利的人看来，应该显得很奇怪……我问他，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东西吗？……他以一种自满的神气回答道：“你难道能怀疑这一点吗？”……为什么不能呢？我对那个制服了我的对方觉察到了些什么呢？……一些声音和一些运动吗？……可是哲学家在一个被他剥夺了思想机能的动物身上也同样看到这些：为什么我要承认你具有笛卡儿不承认蚂蚁具有的那种东西呢？你在外表上做出了一些动作，相当适于哄骗我你有思想；我是被引得相信你实际上在思想的了；但是理性不让我立刻下判断。它对我说：“在外表行动和思想之间，毫无本质的联系；可能你的对手和他的外表一样没有思想：是不是应当把人习惯于和它谈话的第一个动物当作一个有思想的东西呢？有谁告诉过你所有的人就不是像鹦鹉一样，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被教会说话的呢？……”他答复我说：“这个比喻至多只是很巧妙而已；我们不应当根据行动和声音，而应当根据观念的连贯，各个命题之间的前后一致，以及各个推论之间的联系，来断定一个东西在思想：如果有一只鹦鹉对什么话都能回答，我将毫不

动摇地宣布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东西……可是这个问题和上帝的存在有什么共同点呢？难道你一给我指明了我认为最有智能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自动机械，我就会比较倾向于承认自然中有一个心智吗？……”我又说：这是我的事，可是你得同意，否认你的同类有思想能力将是发疯。“当然，可是由此就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由此可见，如果这个宇宙，我说什么宇宙！如果一只蝴蝶的翅膀给予我一个心智的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比起你仅仅从你的同类赋有思想能力这一点得到的那些征象来，要明显一千倍，那么，否认有一位上帝存在，比起否认你的同类有思想来，也要狂妄一千倍。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诉诸你的灵明，你的意识：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任何一个人的推理、活动及行为中，都比一个昆虫的机构中有更多的心智、条理、灵明，和一贯性呢？神性印在一个小虫的眼睛中，不是和思想能力印在伟大的牛顿的作品中一样明显吗？怎么！实际世界难道不如理论世界更证明有一个心智存在吗？……这是什么样的主张！……你答辩说：“可是，我像承认我自己在思想一样，甘愿承认旁人也有思想能力啊……”好，我同意这一点，自负我是没有的；可是我不是以我的证明

比你的高明而得到了补偿吗？由自然的作品证明自然中有一个最高实体的心智，不是比由哲学家的著作证明一个哲学家有思想能力更清楚吗？那么你再想一想，我还只是以一个蝴蝶的翅膀、以一个虫子的眼睛来反驳呢！而我本来是可以整个宇宙的重量把你压倒的。要么就是我自己大错特错，要么就是这证明比人家在学校里教导的证明好得多。就是根据这一推论，及若干其他同样简明的推论，我才承认有一位上帝存在，而并不是根据那些枯燥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组织，这套组织是不适于揭露真理的，而只能给真理一种谬妄的气氛。

二十一

我打开一位有名的教授 [1] 的笔记本，读到这样的话：“无神论者们，我同意你们所说的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从这里你们得出什么结论呢？……是说世界是原子的偶然投掷所造成的结果吗？我也同样宁愿你们告诉我说，荷马的‘依利亚德’或伏尔泰的‘亨利亚德’是许多字母的偶然投掷所造成的结果。”我要留心把这

[1] 据布利叶版所说，这大概是指李伐尔，他当时正在讲授哲学；但以下的推论是在一切教授的笔记本中都基本上可找得到的。——《狄德罗全集》编者原

个推论说给一个无神论者去听：这个比喻会给他一个很重的打击。他会告诉我说，根据分析掷骰子的规律，如果一件事是可能的，对它的发生我就不应该感到惊奇，至于这件事的难以发生，将从投掷的次数得到补偿。同时以 10 万颗骰子，要掷出 10 万个 6 来，我是有很多次数可以赢的⁹。人家提议让我用来偶然产生“依利亚德”的字母 不论是怎样一个有限的数目 也总有这样一个数目的投掷次数，可以使这一提议对我有利的；要是约定的投掷次数是无限的话，我的好处甚至也是无限的。他又将继续说：你愿同意我，物质是永恒存在的，而运动是为它本性固有的。为了报答你这好意，我将跟你假定世界是没有界限的；原子之多是无限的，而这与使你惊讶的秩序是毫无悖谬之处的：而从这彼此的同意中，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是偶然产生这宇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投掷次数的量是无限的，这就是说，事情的困难，是绰有余裕地为投掷次数之多所补偿了。那么，如果说有什么应为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话，就是这样的假定，就是说物质既然是永恒运动的，并且在无数次的可能的组合中，既然也许有无数令人赞叹的安排，而在它连续地出现的无限多次的安排中，竟不会碰到一次

这种令人赞叹的安排。因此，心灵与其对于这宇宙的实在产生感到惊奇，倒不如更应该对这种假设的混沌之持久感到惊奇。

二十二

我把无神论者分为三类。有一些是干脆地告诉你说上帝是没有的，并且也是这样想的：这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有相当多的人是只知道想这问题，并且很情愿决定这个或正或反的问题的：这是怀疑论的无神论者；更多的人是愿意没有上帝的，他们做得好像深信这一点的样子，并且好像他们是无神论者那样生活；这些是吹牛皮的家伙。我讨厌这些吹牛皮的家伙：他们是虚伪的；我可怜那些真正的无神论者；我似乎觉得对于他们一切安慰都死绝了；而我为那些怀疑派祈求上帝；他们缺乏光明。

二十三

自然神论者肯定有一位上帝存在，肯定灵魂不死和它的后果：怀疑论者对这些问题都不加确定；无神论者则否定它们。因此，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怀疑论者就比无神论者多一种理由，而比自然神论者少某种理由。若没有对立